雙池文集

雙池文集卷之二

婺源汪紱稿

論

無極而太極論

今夫宰萬物之理馭天下之動而立乎至極之地者必其超乎形氣之表而無聲無臭焉者也使其有形器之可指聲臭之可聞則亦形器焉而已聲臭焉而已又安能宰萬物之理馭天下之動而立於至極之地焉也哉故孔子之贊易曰易有太極而周子首發明之曰無極而太極焉夫易本未嘗有所云太極也而太極之名何以立乎以言乎宰

天下之理馭萬物之動而立乎至極之地焉者也數紛紜矣而紛紜者孰體統是理萬殊矣而萬殊者孰根本是藉非有體統之也者而天下之物何以至動而不可亂也使非有根本之也者而天下之理何以至賾而不可惡也物物各具此全體而爲之體者實流行於物物之中物物同本於一源而爲之源者實先立乎物物之表至矣哉此爲之體而爲之源者乎將謂之曰八卦八卦固不外乎此而此已不可謂之卦將謂之曰四象四象固不外乎此而此已不可謂之象將謂之曰兩儀兩儀

固不外乎此而此幷不可謂之儀也象未形而理
已具理無朕而數未行無以名之則於是而立之
名曰易有太極易更無所云無極也而無極之說
何以言之以言其超乎形器之表而無聲無臭也
形不能形形器不能器器而形形器器者非太極
乎聲無以聲聲臭無以臭臭而聲聲臭臭者非太
極乎太極不離乎形器而求其所以形形器器者
不可得也太極不離乎聲臭而求其所以聲聲臭
臭者不可得也惟其非形非器故天下之爲形爲
器者各得之以爲體而不窮惟其無聲無臭故天

下之爲聲爲臭者各乘之以爲機而不息微矣哉此太極乎將指之以爲此流於陰陽然陰陽者氣之屈伸而太極則運乎氣而非氣者也將指之以爲此播於五行然五行者象之著而太極則體乎象而無象者也將指之以爲此顯於男女然男女者物之成形而太極則生生夫物而無物者也寂然太虛而動靜以之無始冲漠無朕而循環以之無端無以言之則於是而發明之曰無極而太極由是論之則孔子之所謂太極者非易之外別有所謂太極也正所以發明夫易之本原有渾然而

至一者也太極立乎陰陽之先而易之體以立太極行乎陰陽之內而易之用以行後世之言太極者邵子兼乎數而周子獨主乎理然數者理氣之節次而理者氣數之主宰言理者獨探乎陰陽之本而言數者或流於形迹之麤此邵子之言太極所以未若周子之純也周子之所謂無極者非太極之外別有所謂無極也正所以發明夫太極之本體本渾然而無迹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有具而有不具形而上者謂之道道無爲而無不爲後世之論無極者陸氏疑其出於老莊而朱子力

爲辨之然老子之所謂無者將絶夫萬有之擾而以虛無爲道德之宗而周子之所謂無者將溯夫萬有之源而以主靜立人道之極以虛無爲宗則必以仁義爲小而其所謂無者實出乎道之外以主靜立極則仁義中正由是出而其所謂無者卽此道之本然也此陸氏之所見者所以不如朱子之精也況極爲至極與至於無窮之意其文義又本不相侔哉子思子之作中庸也首章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末章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正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也周子之與子思

不千載而同符也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論

氣機之動也而理寓乎其間氣機之動生也而理寓乎其間者生之性也知乎此則周子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可得而論矣行何以有五以二氣之流行者生之也氣機何以流行以一理之渾然主宰之也是故水之生也氣之靜而始動也火之生也氣之動極而靜也木之生也氣之方動而伸者也金之生也氣之方靜而歸者也土之生也其二氣之變合而會合沖和者也同此一氣之運

行而五行之生也則各視其生機之所植分爲二氣之對待而五行之生也又各得其對待之一端此行之所以五而五行之生之所以同源而異流也五行同宰於一理則氣異而理同一氣流而爲五行則氣殊而理亦異故氣之方動則有動而必伸之理而一伸則無不伸者其惻隱之致何如其油然也伸而未伸曲也伸而必伸直也是則木之所得以生者其性然也動之極而將靜則有動而有節之理其動而不失之過者嘉會之美又何如其秩然也嚴而難犯炎矣陽氣畢達上也是則火

之所得以生者其性然也物極而反則有裁制之理矣動而歸靜則有凝肅之理矣裁制咸宜從也嚴凝不改革也金之所得以生者其性然也反而歸於至靜則正固之理也靜極又以生動則幹事之理也陽宅於陰潤也陰歸至靜下也水之所得以生者其性然也若乃得會合沖和之氣而為土者則不必專有其氣而卽以木火金水之氣為氣不必專有其理而卽以木火金水之理為理而陰陽往復之氣莫非實氣也一陰一陽之理莫非實理也則確乎其至實隤然其博厚者不又成其為

土之性哉是可見五行固各得其一端之性者也水無不潤下火無不炎上木無不曲直金無不從革土無不誠實而沖和五行各正其性而不相假借又可見五行亦各具一純全之性者也木有五方之異宜火有四時之迭改金有剛柔之異用水有霜露之殊施土有墳壤泥塗之異質五行又各具一五行之性而得其純全遠而徵之於物凡得夫水之氣者則必得乎水之性也得火之氣者則必得夫火之性也得金木土之氣者則必得夫金木土之性也盈天地之間者皆五行則皆五行之

性也近而取之於身而具夫水之體則具夫水之性也具夫火之體則具夫火之性也具夫木金土之體則具夫木金土之性也塞吾身之體者皆五行則皆五行之性也合之爲一者分之則有五分之爲五者五又各有其一周子所語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蓋如此

主靜立人極論

且無極而太極是則極也者固立於不睹不聞之表者也人得夫眞精之秀靈則固全體一太極矣而人極之立也何獨不然故仁義中正之用發見

於云爲動作之間而仁義中正之端實默涵於寂然不動之始此寂然也者未交一物而萬物咸備未應一事而萬事本源蓋中而不偏則上下四旁無所不照純而不雜則天地民物無所不通而第恐萌一毫意必固我之私則內有蔽而中者以偏動一念聲色臭味之交則外之淆而純者以雜雖使見之謂之仁見之謂之義而搖搖者終無以定中正之歸即欲僞爲以託於正矯飾以混於中而外焉者終無當於仁義之實聖人主靜立極則亦臨亦保至靜者必不使有妄念之參惟時惟幾敕

命者必不使有須臾之僻非必杜絕外誘而後謂之靜也第使鑑空衡平者不爽其廓然大公之致不必遺棄事物而後謂之主靜也第使應事接物者常如其何思何慮之天是則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何往而非靜也則何往而非人道之極歟自雲行雨施以至於太和之保合莫非乾元之所統而資始者卒無可見此乾元之大也自含弘光大以安其柔順之利貞莫非坤元之所承而資生者卒無可指此坤元之至也聖人大明終始而至於萬國咸寧人極立矣然其篤恭者乃

存於不顯之地焉謂非主靜而何所立極也歟獨是陸學亦言主靜而卒之幾流於禪寂之途者是則何歟體立而後用行主靜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也然非立體無以致用而不顯於用亦無以盡其體體立用行非有兩事故君子有中和交致之功焉周子言此豈偏於靜者哉乃陸氏徒欲絕去意見撤其門戶註脚六經以求其所謂立大者焉是偏於靜者矣而甚且以戒慎恐懼之心為妄見害道則其所謂主靜立大者又果安在乎陸氏於無極之文且疑其出於老氏乃學之所偏則有日

鄰於老佛而不自知者誠不知其何說也此中幾微之介學者可不辨哉

誠無爲幾善惡論

眞實無妄者人心之天而幾則天事之終人事之始也天有善無惡而人則不能無兩途君子欲全其天而救幾之學起故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大學中庸教人愼獨之意也閒嘗論之繼之者善性命之眞只此實理而成之者性形生智發則不能無形氣之私此虞書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顧人心有覺道體無爲道心非人心則無以顯

之於用而天之所與我苟先立其大則其小者不能奪則人心之所發見又安在其非道心之流行也哉在易則无妄之象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夫无妄旣元亨利貞矣而不能無匪正之戒者何哉動以天則其正動以人則其妄而人心之動有正不正天亦無所操其權也隨之初九曰官有渝无咎官旣有渝矣而何以无咎也人心之體泊然無爲動而說隨則非寂然之體然方動之初剛正而無所私係則猶然動以天而非咎也顧動者幾也幾之未動天事無可窺其端

幾之旣分則人為亦無所施其力一念之動至微而邪正已判於千里獨知之地至隱而指視已炳於日星不於此而敕其幾焉則性命之正雖未嘗忘亦如此一念之判何哉且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則無容思慮矣發皆中節乃謂之和此幾之與事物相應者由中達外只此至當不易之一途無過不及乃為善幾稍有越思皆入於惡易一事焉其幾又變而泛應曲當必於時中則幾之難審也是以善幾恆少惡幾恆多善幾恆難惡幾恆易誠以形氣之私易動而性命之正失其權也故

君子貴存誠而功嚴於愼獨斯所以敕其幾也夫

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論

樂本乎情而情之流則欲也樂生於動而動之過則躁也何以防其流則有情之本然者在何以止其過則有動於自然者存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斯先王之淡且和者是矣何則蓋樂之本淡也淡而或日趨於濃廣則容姦狹則思欲而樂之本淡者亡矣夫是以以欲感欲而欲之流不知所底也樂之本和也和而或日即於乖感條暢之氣滅平一之德而樂之本和者失矣夫是以以戾感戾而躁

之動將何所極也先王之作樂也奮至德之光而篤恭者本原於不睹不聞之地動四氣之和而中節者發見乎君民事物之閒天心不移而太音希聲正聲感人而順氣成象乃本之性情而必稽之度數以度數爲性情之節而情以有節而不流則適如其淡萃生氣之和而必道五常之行以五常爲生氣之範而氣以有序而不戾則適如其和夫人亦貴乎愼所以感之者耳睹墟墓而思哀望壇壝而思敬應感起物而動而心術形矣感之時義大矣哉而樂之淡且和也如此朱弦疏越一唱三

歎有遺音者矣依永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則人雖或有淫僻邪慝之心誣上行私之志一引而置之琴瑟笙鏞之側其必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順帝則於不識不知焉者是以習之成童蓋之司樂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用之宗廟朝廷凡以感天下之人而反之淡和之本而欲心躁心以無自而起也虞廷之作樂也祖考格焉鳳凰儀焉百獸舞矣虞賓之傲慢而德讓焉欲心之平躁心之釋不可睹乎是惟淡和之故獨是樂本於君心而成於功成治定之後必人君之心淡然無欲而

遂之政治有以導天地之和然後能章德象功以有此淡和之樂不然者心之多欲不和而敗度敗禮則雖有先王之樂且厭棄之以爲平淡無奇而聽之惟恐臥焉而欲與樂以平天下之欲心釋天下之躁心不可得也書曰以禮制心此周子論樂而每先禮也論樂者可知所法矣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論

天無爲而物成何有於事而推行有漸則流而不息之化固昭昭也天無心而生物何有於志而存主有常則兩在不測之神固可察也仁人以事親

者事天則遞天之事而繼天之志者當必有在矣何言之晝夜寒暑之往來也人亦日相忘於大化之中而不覺耳試思夫夜之晦者何以或易而為晝之明冬之寒者何以或易而為夏之暑乃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則天之行健不息者天亦若勞勞於其事以開人事之先也顧天有以開人事之先而人乃或怠於天事之後則日月無就將之學存誠有私欲之間不幾虛負此天地之塞而安於自棄其事歟仁人之事天也自强不息而不使有一念之苟安蓋恍若天既作之基而

吾乃肯堂肯構也故天而賦我以形則形必其踐
天而範我以倫則倫必其盡推此而五辰之撫作
訛成易無蹈後時之愆六府之脩水火工虞不致
天工之曠雖使其事事述天而中懷猶有覺其歉
然者是何其述事之善也夫蓋夫人自閑邪存誠
以來其天機之運行者固已與天地之大化同其
攸久而不啻一體之相承也思若啟之行若翼之
謂非有以默契夫天地之化而何以後天之奉時
有如此者歲月日時之不易也人亦日相習於神
明之內而不知耳試思夫秋霜春露何以一生一

殺而無所遺夜晦日明何以一陰一陽而無所雜乃大信不約而有常期大時不齊而有定則天之鼓舞盡神者天亦若默喻以其志而徯人志之應也顧天有以徯人志之應而人乃或失其天地之心則天渝天怒而怨於旦明天顯在茲而慮其陟降不幾梏亡此天地之帥而肆然自暴其志歟仁人之事天也小心昭事而不敢有一息之偶寬蓋恍若天之有色笑而我乃先意承志也故不動而敬所以視於無形不言而信所以聽於無聲推此而天地之道待吾財成則不過者其範圍天地

之宜待吾輔相則不遺者其曲成則凡其繼天出治何莫非本於篤恭之不顯者是何其繼志之善也夫蓋夫人自聖敬日躋以來其天心之來復者固已與天地之存主合其神明而不啻世德之作求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謂非有以窮致乎天地之神而何以先天之弗違有如此者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論

自異學徒以知覺言心而不知夫心固有知覺然知覺不足以盡心外知覺無所為心而心不域於知覺而於是空諸所有以全其本覺而心寂於無

任其知覺以自謂圓通而心流於放而於是空寂之說與而於是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之說起而心之名以不明於天下善乎張子之言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也夫張子未始不以知覺言心也然心有知覺而有所以爲知覺者氣化之流行賦予萬物而人得其秀靈則知覺所從出又非徒氣化之流行也有氣化之所以流行而爲之主宰者太虛之體一理渾然而相與爲體於氣化之內則知覺所爲主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而知覺者卽氣之靈也知覺非氣化無所從出氣化非理無所主宰

理非氣化無所寓其體氣化非知覺無所顯於用是故理寓於氣而爲性理氣動於知覺而爲情而心統性情則性與知覺於是乎合而心之名在是知覺之動無方而性之理有則率其無方者以動則形氣之私所謂人心也本其有則者以居則性命之正所謂道心也合性與知覺以道心爲人心之主則人心不流於放以人心爲道心之用則道心不敍於無乃老氏有見於道心之微而不知道心之卽人心而著故離形氣以言道而其說入於虛無入於虛無則其道非道而徒爲遺棄形骸滅

蔑仁義佛氏有見於人心之危而不知人心之以道心而安故空蕩有以言心而其說歸於寂滅歸於寂滅則其心非心而徒爲滅絕人倫戕賊性命是皆不知乎合之義也不知夫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而心學之殊途爲害於人心者乃徧天下矣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論　浙江鄉試題

先王之化民也不强民以所不能而率之以可行然後化行而民不怠何則所不能者非其心之所具與其事之所宜也是豈惟不能亦且不欲故反是而可行矣可行而與民行之誹則不從故孔子

言孝而有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者蓋將由斯民之不遺其親而導之以實諸行也試申論焉夫天地之經而民則之天地以常明常利者賦於民物則有性之名率人之性而之焉以合於事物則有道之名合性道而得於心則有德之名本於心者以行而宜之則有義之名性與道德與義體用之謂也故本德以行義而行正由義以崇德而行純德義亦民所自有而自行之耳先王本之以博愛而民不遺其親則民心亦既有所感而天性見民情亦既有所發而道心存則由是而庸行以之

有得百行以之咸宜意者亦民所自知而自行之宜無煩先王之誥誡者獨是性得於天而不能無資稟之異道率於性而不能無形氣之私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則雖日不遺其親也而其心猶在若得若失之閒則其行亦只在若是若非之際安必其為則天地之經而無失也然則欲民則天地之經而無失也莫若率之以實其行欲民行之皆實也莫若有以興之而欲民行之興也莫若使之先明諸心知所往語之以天性之親因心而是而

日用之常非有强也教之以理之所存而告諸天道之不假易也與之以心之所安道之以行之所適示之以物之所象引之以事之所宜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是之謂陳之德義以興民行夫民雖不能使知之而未始不可使由之民情莫樂於得其心之所得亦莫樂乎宜其事之所宜因天地之經與斯民不遺其親之志而陳之以德義曰夫如是亦爾之心也夫如是可以無失爾心之所得也夫如是皆爾之事也夫如是有

以宜爾事之所宜也而懸之象魏而徇之遒人而本之躬行而敷之訓典民誰其不踊躍而興起於行者故二南之詩王化之原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文王之繫易也百姓與能皆陳之以德義也至民行既興而辭讓禮樂之化可馴施矣孔子作春秋以寓惇庸命討而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亦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之志也

春秋三傳異同論　浦城觀風題

先儒之於諸經各有以發其蘊而春秋則有未盡學者致力諸經猶爲易通其義而春秋尤爲獨難

蓋六經皆載道之文而春秋爲聖人之用其中大義數十微旨數千殆如天地之發育萬物隨在賦形而無不曲當其則苟非其身具聖人之德烏能以默契聖人之心苟非得聖人一理渾然之體烏足以語聖人時措咸宜之用非默契聖人之心而得其時措之用則亦何足以語於春秋此即大賢以下於聖人未達一閒者皆不及此宜先儒之作傳者固多異同而不合也言春秋者五家而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其學先亡公穀皆子夏之徒左氏則魯史之舊公羊學最先出漢初胡毋董生輩皆

治之註之者則何邵公也穀梁則申公瑕丘傳之而註之者范甯也左氏則張蒼賈誼皆治之而註之者杜預也自今論之左氏身爲國史親炙聖人以良史之才發聖經之義例故其敘事詳明脩辭典潔於聖經立言之旨亦閒有所發明其餘則欲人因事求理饜飫優游以得意於文辭之外故宋儒曰左氏敘事見本末又曰讀經以左氏爲案是知不可以膏肓而廢之矣公穀專於說經雖同師而異說二氏之說時或齟齬而因其義以繹經亦可得其大概第筆削斷自聖心游夏且不能贊一

辭誠以聖人之用之效其大義固昭於天日而微旨則極於神化雖得門而入者且未易以窺其蘊又安望高赤之徒爲能得聖人之心而盡合聖經之旨哉公羊辭辨而顯立義每長於左穀故漢初多以公羊專門及其後三傳並立則諸儒說益支離至起操戈入室之爭則聖經載道之文竟爲諸儒聚訟之地矣范武子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是亦持平之論哉顧其言亦有未當者左氏以國史博羅舊聞則事未必無據所紀神異巫祝之事亦

多世所時有未可盡指爲誣至於經文若宰咺歸賵及仲子卒君氏卒公伐齊納子糾之類互因文以考事似當以左氏經文爲得而公穀未免出於闕誤第其自爲論斷多非聖經之旨而定哀以下又殊非左氏筆意惟韓子曰左氏浮夸則左氏之失也正在於豔而富矣公羊失不在俗而多鑿蓋亦即以辨失之穀梁無甚深論而二氏之紀事亦多難據至若黜周王魯則後人之流異尤爲大謬而其源則廢君行權之說爲之濫觴也要之左氏史學也而即史可以考經公穀經學也而說經不

能離史三傳之各有得失不同而不能無失則同三子之所見不能盡同而皆能有以發明經義者則亦將無同其所以同者同得聖人之緒餘也其不能無失者未能默契聖人之心而得其時措之用也況後世世遠言湮者而欲致力於春秋也不其難哉又嘗論之自三傳而後歷漢唐及宋中閒若賈服鄭何嚴杜范啖趙蘇林程名儒輩出或墨守一家或持衡衆說或援經以擊傳或合異而爲同類皆下幃發憤用力甚勤而學膚才短汔無定說至胡氏作傳乃獨推孟子莊周董生王通邵雍

程子張子七家爲長程傳辭簡意深洵粹乎得聖經之奧然非學者所易窺矣胡氏歛三傳之精醇而祖七家之綱領專以義理釋經遂使大義微辭晗然若揭而智愚賢否皆得以喻聖人之意其有功於春秋也不誠大哉然愚謂聖人之用侔乎天地其褒貶予奪惟是因物付物聖人究何容心謂其徒因舊史之文而漫無所裁制則旣不然矣而必謂其爲以某字發某例於某事見某義以何字爲華衮之褒以何字爲斧鉞之罰則深求焉又未必其爲盡合於聖人之志也朱子曰聖人之心正

大光明必不若傳註家之穿鑿由此言之則胡傳於聖經或亦不能無深求之失矣克段于鄢之專責鄭伯似不若左氏之責段并責莊宋及楚平之深貶二卿似不若公羊之先大而後貶至伐秦之稱晉侯伐晉之書秦人則謂其以常情待晉襄以賢者望秦伯是則其立說之太迂而聖心當不若是曲矣諸經傳註朱子皆嘗折衷而獨於春秋則未遑作傳乃今之學者欲致力於春秋以析三傳之異同也不其難哉噫知聖人者唯聖人也

管仲論

孔子數稱管仲之功而獨譏其器小豈器雖小而功則大歟傾壺之水不足以溉百畝之田盈盤之飧不足以果十人之腹器之小也而功何由大哉粵考桓公之霸也以尊王則有葵邱之會以攘外則有名陵之師此皆霸業之光其津津在人齒頰者顧五命之禁桓公實自犯之而屈完之盟不旋踵而抗衡如故則其他又何問焉故孟子曰功烈如彼其卑也孟子誠非過抑矣然而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其稱管仲者不一而足是則何歟曰鄭中天子之肩戎伐天王之使楚陵諸姬於漢水衞納孽子於王畿然則此日之世何世哉乃自管仲之相桓也而王朝之不下聘者二十年列侯之以玉帛交者十餘國則兵車不用是亦管仲之仁而天下之匡是亦斯人之賜也雖然管仲亦何餠於功烈之卑哉王者以德行仁必有舉斯加彼之實訏謨定命必有百年不拔之基譬則有人於此饑餓無以自存而爲管仲者乃分其壺飧以贍之若人得以不死夫以困極之秋

而得壺飧之贍則若人之得以不死者孰謂非管仲之賜然王佐於此要必大爲之謀與以恆生之業使之得以自遂其生而無爲日給壺飧之費而管仲則不能然姑勉以巳之餘力爲若人不死之恩且以搏好與之名而實無因心之愛則若人雖倖一時之生究鮮資身之策苟延性命日卽於羸不旋踵而餓死如故而管仲之功果安在歟然則孔子而數稱管仲之功也亦獨何歟曰由賜深摘管仲之短故夫子獨表其長若器小之譏而或人心羨其賢則夫子必深斷其失俾若人之功過不

相掩而本末有定評也稱物平施夫言亦各有當矣若乃管仲既死而齊霸遂衰此霸者驩虞之功原無以持於永久論者不責其本而徒以不能薦賢自代爲譏則當夫斗筲之中其能如管仲者又曷嘗槪見哉且桓公之志荒矣易牙豎刁開方之寵而既遂矣雖復有管仲桓公亦安能用之不責其本而爲此不情之譏吾恐管仲有知其啞然於地下也

趙盾論

汪子曰趙盾之弑君以不越境弑之也曷言乎以

不越境弑之不越境則心乎弑也心乎弑者何趙盾懼禍出亡其心固有懟乎君者盾之情穿其知之矣借曰非懟乎君穿曷爲而入弑也穿之弑也爲盾弑之也穿留盾於境上而若曰子姑待之是穿之情盾其知之也借曰不知盾曷爲而待於境上也夫亦曰盍即假手於穿也云爾且穿之弑君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盾之成乎穿弑也又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河曲之戰也穿撓臾駢之謀不逐穿而放胥甲父者盾庇之也侵崇之役也穿實帥師穿何以能用衆盾假之也然則桃園之亂盾使

之也借曰非盾使之盾曷爲成其衆於前而復聽其弑於後乎其過穿也葢使穿也意在使穿是以不越境也故曰盾之弑君以不越境弑之也然則弑君之賊而亙何以稱焉曰君子惡而知其美其稱亙大夫者不沒其善也盾之得爲亙者何不納捷菑見補過之道救陳攘楚嚴蠻夏之防此皆聖人之所與而筆之春秋以昭來者也且也夏日可畏其生平之嚴正可知而卽其數諫靈公也是亦其愛國之心有迫切而不容已者猶君子之所爲深諒其心焉者也亙則曷爲乎弑君忠勤於公家

而不能自平其意氣知足以謀國而不能不蔽於所私一事之善非不足以見稱於人而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是以陷於弑君之惡而自貽伊戚也孔子亦嘗稱管仲之功而究譏其器小皆斯意也惜也越境乃免非教人越境以免罪也正罪其不越境而與於弑君之惡焉耳罪其不越境則何惜乎盾也惜其亦良大夫而不知君之不容懟也亡而越境差可免哉董狐曰子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弑君者非子而誰董狐蓋意在討賊也夫子不譏其不討賊而惜其不越境也何居狐蓋於不討賊而

知其不越境之心乎弒也若夫子則於不越境而已決其無討賊之心也盾不罪狐也而自引其慝則愧悔之心存焉愧悔之心萌焉亦其良也

漢高祖論

天下惟悃樸無華有恆不貳者乃足以膺託孤寄命之重如高祖知周勃之安劉武帝擬霍光於負扆也誠可謂知人之哲矣然而高祖崩孝惠殀呂后聽政產祿攬權劉氏之不絕者如縷周勃乃幸以安劉氏於萬一之中苟知其危而故留一人以安之孰若維持其安而使之不卽於危之爲愈也

論者謂高祖之欲斬樊噲也將以翦呂氏之羽翼而其所以不去呂氏者又留以鎮壓侯王夫既翦其羽翼而又資一婦以鎮壓侯王高祖雖無能爲計當不出此也且惠帝不死呂氏未必臨朝呂氏不臨朝產祿無從而擅其柄高祖能知呂氏之危劉也高祖其遂知孝惠之殀哉高祖之季也韓彭菹而既戮矣天下衆建親藩異姓功臣迄無干乘之釁高祖倘何慮於侯王而有資於婦人之鎮壓也況高祖亦何愛於呂氏也戚夫人之寵也樹子其將易矣太子可易而於呂氏也何有然高祖

亦未必不知呂氏之危劉也呂氏力足以誅淮陰而心懷戚氏之妒孝惠固無慮耳羣庶之誅夷不有足患乎苟呂氏肆翦親藩劉氏亦不能以不弱則高祖之不能無忌於呂氏亦情也勢也不能無忌於呂氏而不去呂氏者非不欲去之也未能去也不能去者何惟自脩者乃能正人高祖嬖戚氏而欲立其子卒之雖不果然其心已不能對呂氏而無慚矣是以呂氏有辟陽之私而高祖終不能正高祖以戚氏之釁而貽致孝惠之殀劉氏之危亦高祖誠自召之也夫怨起於宮幃而害流於天

下釁生於袵席而禍延及子孫彼產祿悶執矜驕癡耳借使當日者產祿或不可紿北軍終不可入則雖有周勃安在其必能安劉也然則劉氏之安天也非人也安得以安劉必勃之言爲高祖之有先識歟獨是周勃之智不如張良周勃之巧不如陳平周勃之謀不如韓信而安劉者卒出於勃則悃樸無華有恆不貳心存漢室積誠所感天未厭漢迄有成功不然而智巧之士誰集於枯惟勢所趨劉氏其終咸矣安劉必勃高祖終不失爲知人也

留侯論

予觀黃子素書大抵多柔以制剛之志漢之得天下也其盡由此哉子房初奮於一擊事雖未成亦可以舒天下之氣矣顧一擊之快何爲輔漢之功子房其眞有得於圮上者歟然子房始終爲韓則輔漢之謀原只以終其一擊之志蓋途窮日暮不得不以一擊開其先逐鹿有人不妨於從容以成其事亦各有其時矣然則非一擊不足以見子房初不必以始之一擊爲子房少也

鼂錯論

先王眾建諸侯所以親萬民而大公天下漢諸侯王初以功利封之繼以忌克奪之更建親藩而制度不衷情義無以相屬鼂錯不能輔其君以親親懷遠又不能以漸輯安而徒以刑名術數首發大難則雖不爲居守自全之策首領庸可保乎以術數治人終以術數自斃韓商是矣於錯何惜焉乃明太祖蹈漢高之失而齊黃復續鼂錯之誅嗚呼可不鑒哉

諸葛武侯論

武侯之忠尚矣迹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將古之

所謂安社稷臣者其才則誠哉管樂之流也若以爲王佐才而比隆伊呂則非武侯所能及武侯之非王佐將謂其勳業止於三分不能致蜀主於一統之盛歟曰不然夫必一統而後爲王佐則孔顏曾孟之徒將皆不得爲王佐也能一統者之遂爲王佐則蕭曹房杜之流將皆得爲王佐也是奚足哉蓋武侯之未遇爲王佐者其說有四而勳業非所論焉初昭烈之顧亮於草廬也方殷然以匡輔漢室伸大義於天下爲問此誠臣子之心而王者大公之志也使王佐於此將必告之以正誼明道

之學奮身討賊之義翼安漢室之策王者以德行仁之道而亮言不出此亟亟乎以荆益爲安身之策指輿圖爲三分之業操漢賊也則曰難與爭鋒權叛臣也則曰未可以圖夫結援江東先收荆益固亦時勢之所宜然然獨怪亮之所言者皆功利之私無一語及信義之大雖昭烈之業而不一念及懸帝之危則大非與臣言忠爲臣止敬之道也武侯之非王佐者此其一也及乎劉表廢嫡立庶劉琮以州降曹昭烈於斯時舉兵伐之以取荆楚之地而撫江漢之民則豈非王者正大昌明之舉

哉昭烈既以小義而失大策矣乃劉璋患張魯之逼求昭烈以自禦而備遂竊據涪城反戈而取其地焉夫劉焉父子雖云漢賊然昭烈以荊州之衆聲其罪而討之可也以詐力欺人之闇弱而取之不可也夫不取益州則蜀漢之業不成然君子寧不成已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王者不爲也武侯之非王佐者此其二也至於曹丕之篡漢也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漢中王爲愍帝發喪遂卽皇帝位當時費詩爭之矣然昭烈之失臣節者不在於卽皇帝位而在於稱漢中王何則愍帝

旣廢漢室已移而當時漢之懿親力足討賊者惟昭烈一人昭烈此時不卽帝位則是天下無主而漢統中絕也承漢統之絕以徐伸討賊之義而繫屬天下之人心此時中之義無足爭者若當其稱漢中王之時則守府之愍帝猶共主也土地皆其主之土地封建屬天子之大權無天子之命而據土地爲已有是僭竊也爲陪臣者不待天子之命以土地甲兵之力挾天子以不得不封之勢而請之是要君也要君無上罪之大者此與曹操之封魏王加九錫復何以異且昭烈卽不稱王而兩川之

業固已成矣昭烈胡爲亟亟而稱之諸臣又胡爲汲汲而推戴之也哉武侯之非王佐者此其三也

及亮之征南蠻也馬謖曰攻城爲下攻心爲上願明公服其心而已夫謖之所謂服其心者將以德服之乎抑以威服之乎是未可知而第是南征之日未聞其感以至誠來以文德如禹之格三苗文之降崇密者也惟是七擒而七縱之孟獲曰丞相真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是則亮之服蠻也非懷柔之也以威力耳蠻之服漢也非服其德也服其威耳以威服人安在其果爲心悅而誠服歟然則

亮之所以輔漢而治蜀者其規模之未必能深遠可概見矣武侯之非王佐者此其四也然武侯之始也躬耕南陽不求聞達而及其應昭烈之聘也則盡瘁事國而不為身謀其出處則誠有合於聖人之道先儒稱其有儒者氣象職此故矣其不能致主於王道者則學之有不足也歟然則武侯之才自比管樂而德器實過之武侯之出處可方伊呂而學術則不逮焉文中子曰孔明不死禮樂其可興乎然而孔明亦烏在其能興禮樂也

王介甫論

介甫變易法度爲害天下辨姦者以不近人情議之誠識微之論哉然竊謂此非介甫爲病之本原也必欲得近人情者而用之則從諛放誕皆足爲近於人情而吃菜事魔之儒乃眞爲僞學也歟介甫心溺於功利剛愎自用又能借經術以自文故其説牢不可破使得數人者因其所明而將順匡救之猶可以引之當道乃羣賢不察其本而舉朝忿與之爭噫此其急功謀利之心之所以益爲害於天下也

蘇軾論

程叔子何如人曰宋之大賢也幾於聖矣曰然則蘇子瞻何如曰亦宋之賢者也曰然則蜀洛之黨何爲者曰蘇氏子質美而未學者也質美故不可羈而未學則不知聖人之道不可羈所以樂放逸而惡拘方未聞道則肆然而不知所擇君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與爲不恭也毋寧隘乎程子之學正中於伯夷而蘇氏之操非能爲柳下惠也朱子曰孟子才高伊川不及也然伊川之收斂約束孟子亦不及也夫孟子亞聖而朱子且以爲不如伊川況蘇氏而何足以知程子哉且夫禮也者身

之防也敬也者德之基也禮以防其外敬以一其中處則以端其學術出則以善其事功君子之脩己治人也無他道焉曰禮與敬而已守乎此則入於聖賢出乎此則異端之賊道程叔子之收斂約束以涵養德性殿上坐講以積誠格君亦何惡於蘇氏而分門別幟自立黨與以相爲讎敵哉率蘇氏之意蓋將謂古禮爲不足守誠敬爲不足存收斂約束爲非人情而放蕩踰閑爲自適其性而恃其譸張怪幻之辭恣其矜己傲人之志習爲馳騁風華之辨以往來於虛無空寂之門而不自知其

心術之已入於邪所行之已違於正此朱子所以深闢而謂其爲害之浮於王氏也王介甫之亂政也其初心豈有他哉亦第是自用其功利之私以倚託乎經術而持之益力則謂天變爲不足畏謂人言爲不足卹謂民怨爲不足憂謂春秋聖人經世之書爲不足用遂至狎比羣小斥逐正人而亂幾不可救矣故蘇氏而未爲時用也蘇氏而若爲時用其流毒寧出介甫下哉噫厥後僞學之禁爲禍無竆未必非蘇氏子之流波餘烈也可不辨哉曰若然則不得爲賢矣而子亦賢之何也曰蘇氏

子而賢乎哉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蘇氏子而亦曰賢幸蘇氏之未爲時用也

方正學論

正學雅志王道事非其主值燕人之叛逆乃遂竭忠所事九族被戮身死志伸非一代大丈夫也哉而或者曰一人成名九族何罪正學之心忍矣嗟乎死名豈正學之心而九族之夷又豈正學之所暇顧乎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君臣之正天經地義死數百人而扶天下之名教死者與有餘榮生數百人而亂天下之大倫將其辱且在天下使

必以正學之忍爲譏是將欲使正學以苟全宗族之故靦然於燕王之庭而爲之草詔爲之附翼而君臣之倫可以無復顧也豈不謬哉曰所必於死忠也者以有易姓之大變也今燕王卽位固依然太祖之子依然有明之天下則以事惠宗者事燕王何足爲過乃正學何爲而自苦如此曰此逆燕所謂朕家事耳先生何爲自苦者也天子無私家何所謂家事致身之道唯義是視昔微子歸周而不害其爲仁魏徵不死建成終不能諱其爲非義各有當也今惠帝非紂之暴而逆燕無世民之功

逆燕詎能以太祖之子而遂逃弒逆之罪哉臣弒其君天下之大惡人人得而誅之況身食其祿者可以忘君而事之也哉託宗族而敢於簒弒苟免死而賊君臣之大倫此亂臣賊子之言爲君子何得而汙諸齒頰歟曰正學在惠宗朝亦幸多迂腐建文之亂雖由齊黃而正學不無與焉而子以王道許之不已過歟曰正學艸莽之臣也明太祖知其賢而畏其難用因顧謂太孫曰此王佐才留以輔汝太祖崩太孫嗣燕人叛惠宗亡姚廣孝謂燕曰能鎮撫天下者必方先生願陛下必降而用之

夫正學之賢太祖知之廣孝知之獨惠宗未能用之耳使其爲迂腐之人則太祖胡爲而貽之太孫廣孝胡爲而薦之燕逆哉正學之詩曰變故如波濤浮沈悽所終則憂亂之志可知而必非齊黃之處堂燕雀矣又有詩曰一從井牧廢開此爭欲門救弊豈無術得君良獨難則正學之雅志王道必非迂腐而事非其主也不略可睹乎建永之閒國史皆成於成祖諸臣之手其重誣正學而自諱於不忠也誠有不可盡信者多矣嗚呼以正學之學術若此孤忠若此而不能免於後人之誣謗也豈

不寃哉曰正學卽不事燕獨無保身全族之善策乎曰此其遇有幸有不幸焉耳逆燕之名正學也以草詔也詔可草是成乎其篡也詔可草則身可保而族可全詔不可草則身不可保族不可全正學之見審矣嗚呼使正學不獲含和於明廷而以死忠著此正學之不幸也乃族人獲死於惠宗之難而免爲逆燕之民則族人之厚幸也夫

誹謗論

禍莫大於黨人獄莫慘於誹謗二者之害小則椓傷其命脈大則覆亡其國家夫以常理言則君子

不黨惟小人有之然至於黨錮之興則小人之黨無可言而有黨者偏在君子黨議之興也常起於誹謗而誹謗之獄每出於萋菲稽脣可指爲腹誹伊周可改爲伊霍由是借端羅織以斥逐正人則清流可投濁流而道學翻成僞學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黨錮之獄成而國之亡無日矣吁嗟乎無敢寵納侮無恥過作非禹立誹謗之木秦嚴誹謗之誅此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寧無或辨之也者

老莊論

老氏以虛無爲宗然玩五千言之中則凡兵家陰

陽縱橫刑名以逮導養脩煉之門實亦因之以起其害道者殆非一端矣列禦寇挹老之流開莊之漸其言乃益放然時倚附於儒未敢肆也莊周放蕩逍遙養生齊物其大要宗老氏然數稱春秋未始不推孔子而放言高論則有時又併老子而詆抑之至於南郭之喪我雲將之不知混沌之不可鑿則益推而上之而釋氏之端又基其兆矣要之莊列者流皆萃其高曠之懷而置身無道之世其心實有不可一世者因爲是隱居放言以自適其志初非有意於闡揚老氏而張其說也而不知後

世有述焉已堦禍於人心世道矣漢初尊尚黃老治獲小康此孔子所謂可也簡歟迄流而不返魏晉清談則中原陸沈始知王何之罪浮於桀紂而首惡者非老氏其誰顧虛無之說釋氏又益等而高之而揚墨申韓則釋氏又復合之為一宗老子者乃一變而服餌再變而導引三易而符籙愈下而祈禳老氏之本旨亦幾乎熄矣不謂後世之妄儒反有欲闡揚老莊以噓其焰者亦獨何歟亦獨何歟噫有人心者能無懼乎

荀揚論

程子曰荀子才大其過多揚子才小其過少夫荀揚皆不足以知性而太元之衍何如禮書之實逃譏之廢愈於投閣之羞則揚子烏在其過小也曰荀子之才桀驁而力足以擊人恣其意之所偏乃敢於以游夏子思爲賊道揚子未有定識而立言依倣前人僅以文辭自文終之坐人籬落其才所不可同日語也夫以性爲惡何怪乎其徒之詆舜禹而任督責以游夏子思爲賊道則何怪乎其徒之坑儒術而焚六經人以李斯爲背師也予不謂然矣揚子一涉盤根自致蹉跌無本之文烏能惑

世哉夫荀之與孟彼此抵牾猶釋老之於儒天地懸隔揚子悠悠無擇於其中獨怪夫王仲淹强欲爲老聃釋迦脫罪而韓退之又假以孟軻荀卿揚雄並數也擇焉而不精又何足以語於道哉

孫吳司馬合論

兵家之推孫吳尙矣詩曰不測不克孫子其不測者也穰苴爲齊司馬自其斬莊賈敗燕晉而外事不槪見威王緝穰苴之書以爲司馬兵法觀其所稱述著仁義之權稱九伐之法明天子之義則古人之政閎肆深遠誠不誣矣名曰穰苴之書實古

先王之遺瀆也歟田氏安足以及此吳子忘親曾子絕之不義於妻魯君斥焉好色而貪身戮於荊然其立言也則未敢遠違於正稱說仁義無大詭詐存儒者面目猶曾子之餘施乎然不醇矣吳之入郢也孫子多焉無衣之矛出句吳之旅還武也高翔尤論者之所爲俯仰也然譎而不正機詐悉矣依託仁義益非所謂是故先君子曰兵家之首民賊之魁善戰之刑辟在武也誅其志矣夫兵在不測測之所得鮮以不敗毋工其譎胡可不識第本計則不若是孔子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以言

本也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以言教也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以言謀也易曰師貞丈人吉以言正也曰田有禽利執言以言天子之義也然則司馬法其庶幾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又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吳子其知之矣程子曰荀子才大其過多揚子才小其過少予於孫吳也亦云吳子之事曾子能擇術也事魏文侯知所主也告君以脩德不忘儒也論兵先圖國識本討

也死於荆難忠公室也惟貪而忍也是以失之若夫孫子之棄齊即吳非君也師久於郢非作戰也夫槩自戰非節也以班處宮非道也而未聞諫言以孫沂敗雖卒去也庸有取乎故其所著書知機權之制勝也而不知國家之本也本之失矣枝雖萬全不可保也詎曰論成敗哉夫用兵之還仁義爲尚國之本也節制次之以治已也機權爲後順應而已然則司馬其庶幾乎孫子末也

尉繚子李衛公三略六韜合論

三略儒者之書歟其尚論王政稱述禮樂葢猶得

聖賢意旨有絜矩之道焉論及於伯非所尚也可以觀世矣雜伯之論尉繚長焉其申韓管商之侶乎然崇尚人事先己後彼以兵家言亦探其本者矣但論者以尉繚爲主於形勢則又不然論者曰尉子主形勢孫吳主權謀孫一於奇吳近於正三略歸儒六韜歸道夫兵家者流誰不以權謀爲務寧獨孫吳以儒者之道則吳優於孫以謂奇正則相生焉孫子詎不足於正也權謀之精形勢歸焉又孰謂孫吳非形勢而尉子無權謀也哉論者曰韜略同出於太公而黃石公演之以授子房三略

別王伯陳亂平太公之文教也六韜尚權謀談攻戰太公之兵教也文教聖人之亂儒者之事也權謀天地之機陰陽貞勝之道也噫此不知兵焉知儒不知儒焉知道儒者之道原於天地顯於陰陽脩之一身達乎天下該乎禮樂兵農通乎經權常變者也舍道無儒舍儒非道安得而區分之也哉至韜略之同出於太公則亦有不然者李藥師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也乃三略出於圯上老人而今考黃子素書則有三略而無六韜謂本之太公亦無可據抑余謂三

略似司馬法六韜似孫武而韜之與略則絕非比倫今觀其通衆志言禮樂談世數升降與仁本天子之義吻合外唯吳子尉繚稍有近是六韜壹權術多傾險比孫武益甚韜略絕非比倫李子之言不足爲據大抵三略出於太公此未可知而六韜則非太公書此惟儒者乃足以知之非李子所能辨李子之學多本孫武其於儒者之道王伯之辨則俱未及知故其書以管仲爲王佐以李勣爲忠義優光武於漢高用唐儉爲死閒皆非純正之論惟發明孔明八陣差可取焉故其所知者孫子六

韜而已烏知三略之與太公之聖與六韜之爲僞哉何則其素所服習者然也太公以遺逸之民際明良之會著鷹揚之烈陳冊書之戒所謂見知之聖周名之儒記曰一戎衣而有天下詩曰會朝清明何所事乎戰攻更奚容於文伐哉即其獻美女奇獸以贖羑里之囚此亦臣子之至情而非行間之事況考之於史亦閎夭散宜生之策而非由太公孟子述太公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然則羑里之囚固太公未嘗歸周之日也及文王之伐崇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武王之伐紂

也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夫以姦險之謀亂人之國長人之惡而後以戰術斃之此稍知道者且不忍焉而太公肯陳之而文武肯聽之哉以善服人人猶議其私況以權力哉若辭之鄙俚不待辨也故曰三略司馬法或太公之遺未可知也陰符、六韜非太公書不容以不辨也是故六韜僞而險李子駁而膚尉繚嚴以刻三略尚矣儒者亂平爲任詎可遺於兵戎乃若攬英雄通衆志稽世數察安危節禮和樂純尚王道進賢閑邪以輔其主兵以道動則太公鷹揚之烈不能外是子房固未

然也孰謂三略之言兵有未悉而猶待於權謀陰符也歟

廬墓論

昔先王之制喪禮也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既葬則三虞以安之既虞迺卒哭而祔之既祔而復几筵於寢以朝夕哀奉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奉之宗廟以鬼享之蓋骨肉歸復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是以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自虞至於卒哭其祭也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使其親一日未有所歸也及乎奉之宗廟則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萃子孫之精神以萃乎祖考之精神以追養繼孝焉斯洋洋如在矣是故詩曰綏我思成禮曰是謂合莫以言其氣之發揚于上者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神之著也由此言之古人之於喪親也其哀誠盡矣其於鬼神之義精矣未聞有廬墓之說廬墓之說自漢而後乃始聞之漢蔡邕孝事其親旣葬廬於墓側至有瑞芝白兎之異漢史稱之魏王裒痛父非命廬於墓側聞雷聲則號墓而泣讀蓼莪未嘗不流涕朱子小學引之以實孝行此則古孝子有廬墓之事而古今所傳

爲盛節者也歙邑巖溪項爲楷字端培年十四喪母奉母以葬抱匶悲號欲居墓側其父兄親友勸之皆不肯從父感其誠乃爲之築室於墓以居之一時之得於見聞者咸傳誦焉爭爲之傳記以紀其事多爲詩賦以道揚之嗚呼是可見秉彛好德之同矣雖然愚有進焉曰逆精而反矣曰伯喈偉元獨無說乎曰有父在也曰定省之事屬之兄矣曰古先王之制禮也父在爲其母杖期以家統於尊也夫爲妻杖期故爲其子者亦不敢三年恐傷父之志也顧自開元變制而先王之禮多爲所亂

自喪祭之禮多闕而後世之爲孝子者乃或各由己意以自致其情是廬墓之說所由興然而非送死之義也夫人子之事親也其不當委兄以事生父而已乃獨奉死母又重貽其父以愛憐少子之憂也明矣今制雖等母於父喪皆三年然而父母之輕重則必有分也苟從先王禮意則几筵於家日與其兄定省於父而從其父以朝夕哭奠於母亦如其事生焉齊疏之服寢苫枕凷之戚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不御酒肉之節一一皆取則於先王而無所違悖葬祭以禮孝思盡矣且生父之心與

死毋之心其亦皆慰矣何必廬墓項生誠至性人也且未及成童率性而行於禮誠未能深考昔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而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乎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今以未及成童如項生以至性之自遂如項生其於末世誠可風矣子亦何敢苛論第是先王之禮之不講久矣親喪自盡之人又斯世所難覯矣乃有至性如項生者而復不更以先王之禮進之豈舉世皆不知禮哉抑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也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則是使先王之禮終不明於今世也則是

使項生之美質而將以一行自多且不復求進於道也夫孝爲百行之原送死尤事親之大節予誠慕項生之能孝嘉項生之自盡其誠喜項生之未及成童是以欲告之以先王之禮使項生得因其至性而加之以學古之功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聖賢匪異人事寧僅以一善見稱歟故作是論以遺之

雙池文集卷之二終